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拾月貳拾肆日 星期貳

成都新聞

一八六

社址 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新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

美通公司 專售照相材料 相機 五金各貨俱全 總公司設春熙路 分號在少城公園對門

各種公文表冊 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新聞報頭每格 廣告欄五十字為限 每日收費 長期面議

小舞台合訂本已經出書 預約諸君請來取書 每日售洋四角

商業場 李萬利長 失章申明
本記開設商業場內，歷有年所，前因不慎，失去號章一顆，係橢圓形，刻有李萬利長號四字，惟恐奸人拾得借事生非，除向公安局備案外，特登報申明，以後本記一切銀錢來往手續，除另刊號章外，必須和平私章為憑，否則概不生效。 經理李和平啓

介紹產科聖手
余室人昨夜臨產，異常危險，特請雲南會館三十五號產科先生魏昌德王芝家二女士至，施以手術，毫無痛苦，產婦得保生安全，特此登報，以誌感謝。 住華興正街十一號 張羲堂啓

龍王出現

漳河大王現形 如不信用水淹

彭德通信，豫北漳河，經今三決口之後，決口漸深達七八尺，流急搶堵不易，漳河故道已淤塞，所有之水，均向決口堤南傷流，倪新莊迤東之新決河道，奔流經過東南崔家橋至宋村，冲為二里餘寬，數丈深之大河，再向東南經港河直入運糧河，「即衛河」新決河道所過之英峯村等一帶被淹二十餘里，水寬三四里，深六七丈，英峯村民房被冲毀約十分之七八，淹斃人命亦不少，崔家橋集四外仍為大水包圍，出入須坐木筏，該集前忽由大水急流處爬出黃金色小蛇一條，長五寸餘，兩目炯炯有光，至村中嗚嗚怪叫，該集一般善男信女，均齊集蛇前祝禱祈求保護，於是特備黃表紙盤，該小蛇果登盤中端踞，衆遂謂此乃漳大王也，衆皆叩拜，扶乩請示防堵決水辦法，其乩詳大意云，你等不肯深信我是漳大王，我特使大水潰流於決口新道，舊河道現已淤淺，若欲人工挖濬，使漳水東流，決不成功，若肯深信我神威有濟，能保爾等村中即日水退，否則明日不使大流下行，淹沒爾處村莊「云云，果次日該集之水更大，村民均驚奇，即許願定於舊歷七月十五日起，先演劇五日，酬敬大王，擬於明日舊歷十一日集各災區民衆一千五百人，赴倪劉兩新莊中間搶塞決口，如決水能向漳水故道復流，即演戲酬神，且本縣城東二十里自霍發村起至楚旺鎮，沿途凡馮義村柏鶴村等二十餘村，因臨漳水恐出地被冲，自連日先演戲酹敬漳大王，祈神威佑護，勿使漳水南氾云。（九月二日寄）

小舞台

梅亭宴 (續)

（郭介）明公差矣，（粉介）怎見，（郭介）種菜灌園，豈無裝作，聞雷失箸，非其掩飾，劉備世之梟雄，各下無虛，丞相縱之，肯置之死地，亦不當使之帶兵，豈不聞一日縱敵，萬世之患，（粉介）豫州到任之時你還勸孤不用殺他，怎麼前言不符後語，（郭介）膠柱不能鼓琴，刻舟焉能求劍，豈不聞彼一時此一時也，（粉介）哎呀孤明白了，（唱三板）孤不聽金石言還在睡夢，張良審蕭何算就是二公，孤亦非平常人被賊舞弄，快呼喚許褚來追轉梟雄，（介）傳許褚，（上將令）有力如虎，捨命不輸，許褚伺候丞相，（粉介）孤命汝帶兵五百，立刻起行，不拘何地，務追劉備轉來，（許介）得令 下 （粉介）正是 三分天下孤有二，（程郭介）但恐梟雄不肯還，（介下）（全下）（正生辭）快馬騰千里，（介）車騎勾留望早歸，（介車騎）董承，所謀之事，無隙可乘，那知梟叔帶兵走得這樣急急，趕到前途一餞，下 未完

一日產三男

（三日漢口電）廣濟縣第二區區長呂某之妻伍慕發，一日誕三男，均康健異常，母體亦健，

奇談 身體忽長

負重五百斤 斗米不能飽

本報清江訊，沭陽縣屬楊家口，有老農顧姓者，家道小康，終歲勤勞，身軀初與常人無異，比患沉疴，呻吟床第，遍延名醫診治，服藥罔效，纏綿數閱月，情勢危殆，關於衣棺後事，家人已預為籌備，以防不測，某夜，夢寐中，忽覺身體有異，醒時，身軀延長至丈許，鼻床離色牆，且兩足踢倒，急以家人來視，均詫怪不已，此病竟霍然，日非斗米不飽，肩可負重五百斤，家人為其造衣，長逾丈尺有餘，誠奇聞也。（九月六日寄）

掘獲寶珠

（興文特約通訊）縣屬建武一帶大山，昔為夷人巢穴，古蹟埋藏甚多，土人時有掘獲，如銅鐸銅鼓之類，相傳為諸葛征蠻所遺，近據該縣鳳鄉來人談，該鄉督山下土人，因掘地種植，發現一古銅小匣，啟視有珠二枚，一紅一白，該土人因分配不勻，致起爭端，事聞於該管團正，遂將二珠一併提取，聞已將其獻諸某巨紳云。

金魚展覽會參觀記

展覽魚類八十餘總數二百餘尾 魚種多珍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本報開封記者十月二日通訊，河南博物館第二次金魚展覽會，於昨（一日）上午九時開始舉行，記者昨亦躬往參觀，爰將所見，分誌如次，

●……入門購券……● 每券四十枚，所得票價，全供會內在展覽期中需用，昨日售券五百餘張，自晨至晚，參觀者絡繹不絕，尤以十二時左右擁擠不堪，

●……覽展地點……● 在該館東偏院，新鄭古物陳列室迤東，就地及平台上陳列魚缸約六十餘，星羅棋布，秩序井然，缸內滿盛各色金魚，多係珍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魚主姓名……● 計有陰瑞宸，石仲一，張巨彬，王淑九，譚耀光，張宅，齊子和，侯審岑等二十餘人，

●……魚之年齡……● 有五個月，一年，二年，三年，四年，最幼者五個月，最老者四年，

●……陳列戲目……● 藍花龍背帶球，二頭，紅花望天，二，黑花虎頭，二，蛤蟆頭，二，翻鰓蛤蟆頭，四，紅花虎頭，四，以上屬陰瑞宸所有，黑龍大尾，六，為石仲所有，通脊龍鳳，四，藍黑虎頭，四，帽子，紅頭，四，通脊龍鳳，不同色，十一，蛤蟆頭，翻鰓蛤蟆頭，十，絨球，五，紅花龍睛，四，金沙鳳尾，四，藍色，二，蛤蟆頭，六，望天，四，翻鰓龍睛，二，無眼，通脊龍鳳，望天，蛤蟆頭，八，絨球，二，以上屬張巨彬所有，琥紫龍鳳，二，未完

滿庭芳（笑）

賀張叔溪結婚

寰錦裁雲，編笙和月，降來七寶香車，畫眉初試，佳話出君家，道是神仙眷屬，玉臺畔同挹清華，從今後藍橋咫尺，應不隔天涯，宗風，金鑑遠，清河衍澤，文采堪誇，更一言倚馬，筆走龍蛇，消受花晨月夕，紅窗下韻鬥尖叉，還爭說閨中徐淑，才調勝秦嘉，

興文都督山

學究咏煙

一學究有煙霞癖，或勸戒之，頗不為然，遂引孟子以自鳴得意云，昔者大舜樂大舜之道，今之君子冰亦貪，祇有夫子為不學，孟子盡棄其學而焉（焉煙同音）

食人的老嫗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杭州清波門花樓奧山脚下，竟有老嫗食嬰之怪事，爰誌其事實如后，老嫗不知其姓氏，年已古稀，而春風滿面，宛如中年婦人，且精神矍鑠，健步如飛，寓花山牌樓各山脚，家畜一犬，毛色灰黑，間有白斑，雙目炯炯有光，隊長耳豎，固一佳種警犬，與老嫗形影不離也，老嫗常徘徊於育嬰所前，手攜牛乳瓶，遇有來所投嬰者，則趨迎與之攀談，每捏造事實，謂該所收嬰，係製造某種解藥品者，放入收嬰洞內，實促孺子以速死，余年已古稀，抱孫心切，膝下兒婦不育，曷與余，則此小小性命救有生路，言詞懇切，娓娓動聽，於是來者信而不疑，授之者已不在少數矣，老嫗既得孩，輒三五日不出門，而小孩亦告失蹤，鄰人詢之，則以夭折不育對，衆已生疑，且以其家中無他人，何人為之料理，又此嫗年已古稀，而體仍強壯，凡此數點，使人不得不為之懷疑，一日此嫗所畜之犬啣一[illegible]骨，由門中出，路人見之大呼，而頭骨小，是恍然大悟，證明此嫗竟實行食嬰慘劇，聞諸官廳，方在着手偵查云

春熙南路 大中國 理髮 公司 裝修工竣 即行開幕

光明影院
四大天王
智育影院
恩怨了了

化無用 爲有用
和合拍賣行
行址南新街四十號

晉鑄成 嵩
治婦女乾病 花柳大科
甲巷第二十號

小舞台
梅亭宴
票價每位二百

成都新聞

白濁靈 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五角主治
尿道不通，二期房
初期淋濁，刺痛淋
濁，鼠頭糊漿，三
期淋濁，朝夕出濃
，五淋白濁，三日
止，七天斷根
經售處城守東大
街華春藥房 春熙路
南段健華藥房總
衛生生藥房 市口
華華藥房

笑笑笑
[illegible]

本報招登廣告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喜變憂文龍歸地府 禍得福招鳳入皇宮

原來是你。也要你才有這們利害。躲過我的鐵網。再不現面。偷防我一叉。把你腦袋扎九個窟窿。就算替你燒了戒疤罷。那人也笑道。我到還不知道。你近年新添出花樣。甚麼叫鐵網。確也利害。不是我操得有三翻九划的功夫。休想逃脫。原來這三翻九划的功夫。很不易練。若練成了。能在水內。傾刻之間。行程十餘里。在水內猶如標箭一般。將身體挺直。運用氣功。兩手向前一划。便如飛的去了。在這一划之間。至少要行半里。三划以後。運氣已畢。急過身來。將氣運足又照樣的划去。這就叫做三翻九划。閒言表過不提。原來水中這人。正是永壽和尚。他因那日。被蕭方追到河邊。落水逃得性命。向下游行去。遇着晏平天。見他這種狠狽。十分驚訝。急取出衣服。替他換過。問起原因。永壽知他本領高强。便想要用語激他。好替自巳報仇。就嘆口氣說道。現在我們同黨的朋友。以及綠林哥弟。都延着頸子等死罷了。晏平天驚道。此話從何說起。永壽道。別的我不問你。你知道你兄弟晏平地。現在是怎樣的。平天道。我兄弟在天官府當教師。有甚麼怎樣呢。永壽哈哈笑道。此時巳在陰間當教師去了。平天頓時一怔。急問原因。永壽道。你還不知嗎。我們山東。新上任一個瘟官。名叫徐明廣專門與我輩中人爲難。連米公子都被他殺了。平天急道。這事我早知道。我單問我兄弟。究竟是怎樣的。永壽道。你兄弟還不是被這狗官殺死的。說着。假意傷感。不住嘆息。晏平天一聞此言。頓時暴燥如雷。大聲叫道。徐明廣狗官。我兄弟與你無仇無冤。竟乃下此毒手。有朝狹路相逢。不把你碎屍萬段。也不算好漢了。說能咬牙切齒。又問道。我兄弟因何事故。被這狗官殺死呢。永壽見他巳被激動。心想趁此火上添油。必定成功。便假言道。你兄弟在街上行走。不期碰着狗官。那狗官說他闖了道。立命拿獲。你兄弟苦苦求饒。那狗官罵道。看你這個像貌。不是偷雞賊。就是野雜種。眞是泥鰍死了變蚯蚓。蚯蚓死了變蛆蛆。三代人都莫長眼睛。膽敢闖道。立命斬首示衆。永壽說到此處。故意使咽欲泣。做出淒慘聲音道可憐呀。平地兄弟。含冤莫白。竟魂歸泉台去了。晏平天搥胸頓足號啕大哭起來。說道。原來一點小事。這狗官如此萬惡。我不替兄弟報仇。枉爲人類。永壽急道。自平地兄弟死後。我無日不思報仇。誰知又被狗官偵查着。派兵圍剿慶豐寺。可憐全寺僧衆。盡作刀頭之鬼。我若非見機先逃。早巳同歸於盡。我輩江湖英雄。原本注重義氣。只要能替朋友報仇。雖死無恨。永壽剛說到此。晏平天大叫道。你不用說了。我們快快拾起身。進城去罷。永壽忙道。何必性急一時。并且狗官。現在長興。你我稍候幾日。等他回省以後。你我乘夜到他衙內。將他刺殺。且不驚衆。平天就依他言。二人日每在那中飲酒。直探得徐公回省。這才趕到濟南。投了附近宿店。到了三更。店內宿客。俱巳睡濃。二人結束停當。插了單刀。從天井躍身上房。翻街越脊。巳到節度使衙門。二人從右牆直到大堂。這時衙內。人聲靜寂。不知徐大人歇宿何所。便揀高處尋來。經過三堂。忽見正面房內。燈亮甚明。照見紗窗。甚是華美。心想必在此處。便一直向上房撲來。李義打簾出來。二人都不覺得。到了上房。揭瓦往下一看。靠壁一間大床。綾帳下垂。對面鐵押桌上。陳設齊整。一人正伏桌打盹。平天大喜。急飛身下房。不料有人暗算。李義綁好。來見徐公。這時徐公。正伏在桌上打盹。聽見捉了刺客。連忙掌燈開門出來。徐公因張超進房吹燈。知道必有事故。這時擒住刺客。便命代進房來。晏平天立而不跪惧七連聲。李義見他倔强。便在他腿上一拍。不覺撲通一聲雙膝跪下。徐公道。壯士眞不愧是丈夫。本使與你無仇。因何前來行刺。晏平天便把永壽之言。說了一遍道。我今被擒。有死而巳。徐公笑道。我豈能如此無禮。闖了道就要殺人嗎。我且釋放於你。你再到外間詳細訪查。如果是這樣的。你再來刺殺本使就是了。永壽罪不容誅。諒想難逃。少時拿住。聽本使審訊。你便知道詳細。剛說到此。張超巳走進房。徐公問永壽何在。快綁進來。張超不覺面紅耳赤。跪下禀道。惡僧逃走了。小的特來請罪。徐公心知其故。不覺點頭道。張壯士高義可欽。本使那能罪你。張超連連叩頭請罪。徐公叫快快起來。命李義將晏平天綁繩解開。將他送出衙去。晏平天滿面羞慚。隨定李義走出。李義才將永壽惡跡略述一番。又勸晏平天改邪歸正。將來不致出人頭地。才不辜負一身本領。晏平天立時醒悟。深感徐公大恩。後來竟自歸正。做了許多事業不提。却說雞燕。巳到店中。向徐宗奏明以後。到了次日。取出銀子百兩。交給文世宗。以作飯店之資。（未完）

紀實短篇

影憐的恨

（笑佛）

即以重金聘媒下聘，儂父母初固不知其子之素行無賴也，迫于歸後，夫婦之情亦頗相得，蓋因新婚燕爾，初亦未嘗越雷池半步也，乃未一載，故態復萌，雖多方籠絡，終難稍繫，翁姑責之，反攖其怒，故不久相繼抑鬱而歿，彼以大權在握，囊橐充盈，遂更變本加厲，終日馳騁於花天酒地中，紙迷金醉流連忘返，偶或規之，則拳足交加，慘不可名狀，儂此際以遇人不淑，以懨自傷命薄，偷彈珠淚而已，乃未及半年，以耗其產之半，現金既盡，則逼儂將金飾攜出作孤注，然而金飾有限，慾壑難填，苟不償所欲，則叫囂怒罵，通宵達旦，儂不堪其虐，乃大歸母家，意謂如此可免夫婿之凌辱矣，又寧知此舉，反儂促父家散人亡哉，嘗至如，泣不可仰，余慰之曰，請卿續言之，毋自傷其身也，影憐乃拭淚續言曰，常儂歸母家後，即哭訴所苦，母以事以至此，亦愛莫能助，惟以善言慰儂而已，迫是歲之末，儂父亦返家渡歲，除夕之夜，舉家團坐，舉杯暢敘，共慶團年，乃樂極生悲，甫半肘腋，蓋儂夫自儂大歸後，益如無韁之馬，不數月遺產已蕩然，日與無賴爲伍，漸且饔餐不繼，遂時告貸於儂家，儂母初亦稍予接濟，後以長貪難厭，遂拒而不與，彼乃悻悻而去，儂母亦不以爲意，豈料儂夫竟喪盡天良，因借不遂，懷恨在心，乃投入某股匪，進營於匪首，力言儂家富有，願爲鄉導作進見之禮，匪首允予所請，遂於夜糾衆十餘人，各持利器，馳至儂家，時儂家方團爐共坐，笑鬨劇啄聲，儂父不知何事，啟戶視之，覩狀大駭，方欲叫喊，則先入者，乃巳手起刀落，而父遂及於難矣，語至此，影憐眼圈兒一紅，珠淚復簌簌而下，有如梨花帶雨，余亦爲之嘆息者再，良久乃續言曰，當時儂以驚極而暈，迫醒來則景物全非，旁坐一中年婦人蛾眉鼠目，望而知非善類，儂此時如在五里霧中，不知置身何地，及何以至此，乃詢諸婦，婦曰，吾實告汝，此乃娼寮之所也，我主義汝貌美，欲留爲婦，而汝夫不肯，業已殺之矣，儂聆覺，方知身繫賊巢，回思頃間情形，尤歷歷在目，不禁放聲大哭，婦乃鼓其如簧之舌，向儂遊說，儂寧死不辱，婦亦莫可如何，日爲監視而已，某日晨，忽聞外間槍聲密如串砲，（未完）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三六） 蕭英

匪徒雖然衆多，怎當得兩枝寶劍的利害，縱橫盤決，盤旋飛舞，兩個生龍活虎的女俠，加着兩枝閃電飛雪的兵器，匪徒如何抵擋得住，不多片刻，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殺得像落花流水一般，那營中的匪徒，聽得厮殺之聲，急忙整隊而出，兩人巳殺往左間的營裏，左營急忙抵禦，兩人又翻身殺到右間的營裏，忽而左，忽而右，忽而前，忽而後，忽而東南，忽而西北，神龍掉尾，不足喻其變化，胡蝶穿花，不足比其輕盈，各匪都從睡夢中驚醒，不知有多少人馬，又聽得頭目巳被殺死，不知什麼一回事，只道官兵前來襲營，霎時間，這三個匪營，個個大亂起來，加着頭目巳死，軍無主將，既沒有人出一個號令，也沒有人鎮壓得住，兩人殺到那裏，那些匪徒鼓噪到那裏，兩人殺得高興，那些匪徒，自己殺自己，也殺得高興，這一塲惡戰，眞個屍橫遍地，血流成河，